現代江湖實錄之五

九〇：香體秘方

師姐容曰：「你知，又何必問我？」

阿占曰：「我要跟埋去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駡也嘅，汪國昌眞會食人乎？」

阿占曰：「蘇絲已經界住食嘢！都係你唔好，香體秘方你不應該傳蘇絲的，連汁水都會界住食嘢！」

師姐容一手鉗住阿占個鼻，怒曰：「吓，連你亦試過佢汁水？」

阿占咆咆聲，曰：「我聽到汪國昌講不絕口也！你放手！」

師姐容不肯放手，曰：「你一定試過！何必借汪國昌過橋，你唔好界我見呀！否則你就知死！」

阿占曰：「亂講嘢，其實你同蘇絲亦係姊妹，何必咁緊張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姊妹又點？我紙有你一個，你亦不能再有第二個女人。」

阿占笑曰：「你亦不止我一個嘢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何必講咁多藉口，你地男人，風流成性。」

阿占曰：「其實男女一樣，分別在男人六胆，女人胆細一些而已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蘇絲已經傳阿七又點呀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有錯，當年我非常愛阿七，不過我地發乎情，止乎禮，天地間七係頂天立地男子漢，我準備獻身與佢，佢亦不顧而去，講起上來，我好傷心。」

阿占曰：「唔通我師傅眞係不識得偷香惜玉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佢又點會唔識，佔有一個女人都不識？此乃天性，有話唔識，當年佢可能誤會又係阿周嘅人，佢拿住阿周。」

阿占曰：「你同周哥好過？」

師姐容睇佢一掌，曰：「去嘢你！我同阿周係非常好，兄妹一樣，我亦好倚賴佢，也咁就相等於有關係乎？」

風言蜂語

緣倫

難以奏效

防罪運動期間，警方派滅罪卡。

可惜不是符咒。

保持紀錄

被舉報貪污警務處居首。

也是紀錄保持者。

自己知就好

議員要求放寬中英會議保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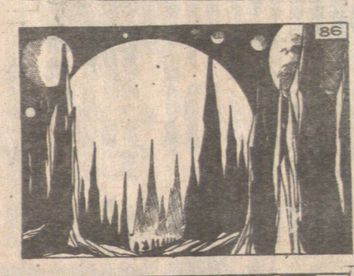
公開的話議員沒有身份。

了開心

星空怪物

崎子0号宇宙空船事故

文：駱珍 畫：家瑞



（八五）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哈隆是被司馬登感脅着，是萬於下風，不能不答應。查爾頓也忙道：「司馬登船長，我們談談吧！什麼事也可以解決的！」司馬登道：「我要你們立即停止對雙眼人的迫害，停止製造蜥蜴人，立即把困禁的雙眼人釋放，以後與他們和平共處！」

（八六）哈隆忙點頭道：「我答應你。」司馬登道：「也要取消你企圖稱霸銀河系的計劃，這是不會成功的，我們也不會容許你這樣做。」哈隆忙點頭道：「一切照辦！」愛多娜道：「帶我們去囚牢看看，立即把雙眼人釋放！」哈隆便帶司馬登和愛多娜去囚牢。

（八七）那是在大山谷中的集中營，囚禁了千千個雙眼人。查爾頓命令單眼兵士把這些雙眼人集合到廣場中來。司馬登對雙眼人道：「我是蜴子一號搜空船的船長司馬登，我們搜空船的任務是維護各星球的和平，現在哈隆答應收復你們自由，你們可返回你們的地方！」

心寵

絲連·懷楚

二六〇：信心是最重要

在公共汽車上，她向丈夫談及李良的來信和匯款助他裝假腿的事。

「唉，又要他破費了，」丈夫喃喃地道，「看來，我們家欠他的實在太多了！」

「不必介意的，」老王在安慰他，「朋友相助，是應該的，振作起來就得了，別辜負他熱心的帮助呀！」

他點點頭，望望老王。

「老王說得對極了，」她望望丈夫，「他會帮助你怎樣學走路的，不必怕，振作點，孩子們也道樣說的。」

兩個孩子望着爸爸，熱情地點點頭。

「瞧，」老王輕輕拍拍自己的木棍假腿，「褲筒子一查，嘩嘩，也不賴嘛。」

「的確，」她望望妻子，「簡直和平常人一樣，誰敢說老王是殘廢人呢？」

「所以嘛，信心最重要。」老王說。

蕭·劍·紅·顏

女·鈕石 圖·秋

天樂在生裝爵伯：〇九

「你提議的事，請將簡單的需要，我在那方面可以爲力？」伊娃笑道：「預算中，我將新商業中心的一間新店作股，樂先生香港方面取貨，可有百萬美元，但珠寶和藝術品，這數目太少了。」老人搖搖手：「太少太少！那麼，你代我向東方銀行告訴樂易斯博士，給樂先生開一個用戶口，數目限制，孩子，你作主吧！」

鐵欄大門外約三十五尺遠，汽車經過，鐵閘內門房，便有人知道車抵門口，出來問明來客姓名，然後或與裡面僕役傳話，或已接到通知，立刻開門。現在閘門慢慢分左右打開了，兩個制服整齊的僕役，分開來指揮汽車入內。伊娃駛進去，約有兩道轉彎，停在一處車場中。便有執事僕役過來行禮，他們都是認識伊娃的，迎入大建築左側的一座只一層的純白色西班牙式樓房，進入樓下客廳。

「老大人在休息麼？」伊娃問一個健壯的女僕，她們都着潔白的圍裙，倒很似護士。這女僕恭敬答道：「等候小姐呢！」這時聽到廳後有聲，兩個女僕上前開門，只見一位高大着紫紅綉花繁腰帶的白髮紅顏方面大耳的老人，非常健步，兩手張開舉起：「伊娃，我的人！」伊娃趕上前讓他抱住了細腰，親吻老人道：「爸爸！日安！」隨即招手示意樂易斯上前介紹道：「香港來的樂先生，我的好友，特來晉謁爸爸！」樂易斯事前已由伊娃教過，很安詳地上前躬身，握住老人的大手，並用咀向手背親吻：「爵爺福安，小輩特來拜謁！」

「好極了，樂先生，中國朋友以前我很多，戰爭以後都沒再來了，大家都疏遠了。」伊娃扶老人坐了廳中八仙大裕的上位，然後才與樂易斯侍坐。這時便另有三名青春女子，托了水晶酒杯上來，斟上鮮紅色的玫瑰酒。老先舉杯：「幸會！祝福大家。」

這時伊娃提議，先請樂易斯看廳內的名畫、中國瓷器。這間廳作工字形：「爸爸不要起身，我陪他吧。」老人不肯，一下站起，望之有如六十多歲的人：「我說給他聽，因爲有兩幅是皇帝當年賜給我祖先的。」

樂易斯對西洋畫，半知半知，陪着一同聽老人的介紹，伊娃不時用英語翻譯。老伯爵口中的「皇帝」指的是拿破崙。在注意看老人的興緻和談笑時，樂易斯覺到此公之精神健康與身體健康同等少見。回到另一角座的沙發位，老人說：「我等你們午飯，昨天田莊上正送了野物來，叫廚師在整理。」他轉面問伊娃：

雜會翰林

一六四：偏偏要碰你

紅衣少女雖然吃了一巴掌，但見對方眞的動了火，嚇得不敢再叫了。

這時，馬魂才看清楚了對方的樣子——圓臉，長髮，面貌不見得漂亮，但身材倒還豐滿。

「我求求你，別碰我！……你要錢，我全都給你！」她望着馬魂，低聲地哀求。

「我不要錢！」馬魂瞪着她。「你不要我碰，我偏偏要碰！你們這種女人太過份了，非要教訓一下不可！」

他仍然抓住把身體靠在石級路旁欄杆上，渾身發抖，惶惑地喘着氣。

馬魂把她拉起來，推進山邊叢林中的一條小徑。

「你別叫。一叫我就扼死你！」馬魂的一隻手緊緊住少女的咽喉。

她果然不敢再叫喊了，只是不斷地喘着粗氣。上衣撕開的胸脯露出了乳罩，隨着她的喘氣，胸脯一起一伏着。

心寵

五九：送書人與愛書人

「有，」阿三姐答道：「醃鯪魚；苦瓜炒牛肉；蠔油豆腐肉絲。」

「就那三樣？」朱萍萍說，那清脆的聲音，已爲我描繪主人的面貌了！當然，是八九年前我認識的少女面貌。

「他很客氣，說那只是他喜愛的，但他是客人，弄菜色應該讓主人定奪，你最好弄些自己喜歡吃的！」

「你早已知道我胃口。」是朱萍萍的聲音。

「我奇怪——他喜歡的竟也是你喜歡的。」阿三的聲音。

「人的胃口與喜愛，有時是接近的。」朱萍萍說。

「還有一道菜——豆苗，你也很愛吃的，但我怕這個時候買不到。」

「算了！」朱萍萍說：「另外，你跟我在燒腊栢買兩隻燒乳鴿。」

「放心，明天晚上的菜式一定做得令你們滿意。」阿三姐說。

我在床上翻了個身，心裡想——原來今晚，阿三姐故意告訴我女主人入房看書的事，是受女主人的委託向我打探……

其實，她用不着打探，那麼一本紀錄着她感情和題字，簽名的贈書，不是透露許多故舊訊息嗎？八年分隔，書還是那麼一本，它還是傳遞着作家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歷煉。但是，送書人和愛書人，都變啦！

籠裏籠外

二九：護身符

蘇絲向他身上看，見他衣服破爛，一看便知是被人用刀割破的了，忙撥開他的破衣去看，一邊吃驚地問道：

「你被人用刀斬過，有沒有受傷，我送你去醫院！」

高法蘭哈哈笑，站了起來，和蘇絲進入自己樓內，關上門說道：「我是個魔術師，而他們仍舊用魔術刀來嚇我，我沒有受傷。」

蘇絲向他身上細看，果然一點傷痕也沒有，她問道：

「你沒受傷，那就好了，是什麼人幹的呢？」

高法蘭道：「是翻鬚病，那些壞人。蘇絲，你出外要小心才好，我給你的金屬頸鍊，可說是秘而不宣的！」

高法蘭笑道：「這個，將來再說吧！記著小心！」

蘇絲也不追問，說道：「我約了朋友，下午再見。」

蘇絲離開高法蘭的寓所，下樓離開大廈。她在路邊正要等候的士時，突然一部汽車駛來在她身邊停下，車內走出兩名大漢，匆匆把她推進車內。

蘇絲大驚失色，定睛看時，發覺車內有四人，那是大耳陳、翻鬚病和兩大漢。

城市之光

獨力難支（十四）

經理之中，祇剩下余鎮國和周伯雄的時候，余鎮國嚴着了眉頭道：「周副理，看文件，當時你在場的，你應該知道來龍去脉，事情是怎樣的？」

周伯雄誠惶誠恐的道：「當時我雖然在場，但主持一切的，還是孔代經理。」

余鎮國道：「我知道一切與你無關，但你也是當事人之一，不多不少，也知道一些問題的。現在，不是追究責任問題，是如何善其後，既知來龍去脉，事情才好辦。希望你就所知，對我說出來，以便採取行動。」

周伯雄終於把的事件經過，原原本本的說出來了。

當然，他是極力隱蔽了自己一部份的，把一切參與做壞事的責任，都推到孔任之及另一些人員身上。

這是周伯雄「撈」的觀點之一，今天，大樹遮蔭的是余鎮國，自然得討好他而出賣以前的合夥人了。

原來當日孔任之要給余鎮國以爲難，祇要余鎮國劃人是周伯雄，孔任之會表示過，祇要余鎮國站不穩脚而離去，則孔任之便會當上了總經理，而且答應周伯雄一旦事成，就委任周伯雄爲副總經理的。

事情和計劃的大概，余鎮國早已查出來了，但經周伯雄一說而豐富了起來。

一天，余鎮國突然翻查當日市上傳說公司不穩這一件舊賬來了。

籠裏籠外

八：世外桃源

杞紫薇有點担心：「小妹有點害怕……。」

徐天樂一怔，問道：「你怕什麼？」

「小妹怕您師父不喜歡我……。」

徐天樂哈哈一笑，道：「你又不是沒見過家師，他們都很喜歡你啊！」杞紫薇低頭不語，心中仍覺不安。

不久，船已靠近那座小島，杞紫薇抬起頭來，只見山上一塊岩石刻着三個斗大的紅字：四仙島，下面還有一行小字：擅進者死！

「你提議的事，請將簡單的需要，我在那方面可以爲力？」伊娃笑道：「預算中，我將新商業中心的一間新店作股，樂先生香港方面取貨，可有百萬美元，但珠寶和藝術品，這數目太少了。」老人搖搖手：「太少太少！那麼，你代我向東方銀行告訴樂易斯博士，給樂先生開一個用戶口，數目限制，孩子，你作主吧！」

蕭·劍·紅·顏

天樂在生裝爵伯：〇九

「你提議的事，請將簡單的需要，我在那方面可以爲力？」伊娃笑道：「預算中，我將新商業中心的一間新店作股，樂先生香港方面取貨，可有百萬美元，但珠寶和藝術品，這數目太少了。」老人搖搖手：「太少太少！那麼，你代我向東方銀行告訴樂易斯博士，給樂先生開一個用戶口，數目限制，孩子，你作主吧！」

太塊小品

林翰會雜

清末出國留學回來，要再經過考試，授以翰林等銜頭，時人名爲洋翰林。洋翰林考試第一次舉行於光緒三十一年，得翰林官銜的有二人，一爲安徽的金邦平，一爲廣東的唐寶鍔，最後一次是宣統三年，這一次之後，清室告終，即行停止。

五次洋翰林考試，得授洋翰林官職的有一百一十四人之多。各次考試的，文、法、理、工、農各科都有，故時人稱它做「雜會翰林」。在科舉時代，留學生縱使考到了博士回來，也不會受人尊敬的，如果考得翰林銜則不獨是一種尊榮，而且可以在祠堂掛牌匾，更可在府第門前高掛「太史第」之匾額，以誇耀於人了。近在一人家中，四壁空無一物，但兒子在外國畢業証書却高懸，料視作洋翰林之榮耀了。

蕭·劍·紅·顏

天樂在生裝爵伯：〇九

「你提議的事，請將簡單的需要，我在那方面可以爲力？」伊娃笑道：「預算中，我將新商業中心的一間新店作股，樂先生香港方面取貨，可有百萬美元，但珠寶和藝術品，這數目太少了。」老人搖搖手：「太少太少！那麼，你代我向東方銀行告訴樂易斯博士，給樂先生開一個用戶口，數目限制，孩子，你作主吧！」